

也談怪人葉德輝

張世炎

讀中外雜誌五十二期，林斌「葉德輝談諧殺身」，一〇五期劉心皇「民初怪人葉德輝」，一〇七期趙宗鼎「怪人葉德輝」。對於葉氏生平言行以及文字寫作，大都表現着：突梯滑稽，尖酸刻薄，極盡玩世不恭之能事，因而遭受殺身之大禍。這不過是葉氏立身處世的一面而已。其實他那一介書生本色，兼具湖南人的驕子脾氣，嫉惡如仇，不畏強暴，敢作敢說的精神，民國六、七年張敬堯督湘時期，幾乎就遭到了毒手。民國十六年春夏之際，共產黨徒控制兩湖，猖獗暴亂，利用工人、農民組織，倒行逆施，早為葉氏所不滿。

葉氏曾義正辭嚴的譴責共黨，斥責中共黨徒毛澤東等人是最卑劣的禽獸，他親自撰寫一聯張貼在湖南長沙農民協會的門口，聯云：

農運宏開，稻粱菽麥黍稷，盡皆雜種，會場廣潤，馬牛羊雞犬豕，都是畜生。

民國十六年春季，筆者在長沙讀中學，曾與葉氏的一位親戚鍾兄同學同班，抗戰末期，鍾君奉派我縣作稅捐處長；我適回鄉主持黨務，邊僻

小邑，生活單調，公餘之暇，大家聚會一堂，品茗聊天，上下古今，地北天南，無所不談。由于鍾君的關係，對這位名聞三湘七澤的葉大先生，詭行軼事，知道的實在不少。現在，僅就記憶所及，為人未曾揭發者：追述三則以饗中外讀者。

東施效顰

葉大先生是反對戊戌維新的中堅人物，所以對當時名滿天下的康有為、梁啟超師徒，口伐筆誅，從不放棄任何機會。後來政變失敗，葉氏認為這羣維新份子，不度德、不量力，咎由自取。他曾在一次私人宴會中，以極盡嘲笑諷諷的口吻，講了一則「東施效顰」的故事，對康梁師徒而言，也說得上入木三分嘛！他說：

「從前有一個忠厚老實的讀書人，因為家境貧寒，年逾而立，還沒有娶妻，某年夏秋之交，這位窮書生，偶爾路過一座破敗的靈官殿前，適逢陣雨驟降，便跑進殿內暫避；舉目一望，卻見那紅臉黑鬚的靈官爺，頭頂上的瓦片掀開了，露着幾個透明的窟窿，大雨直向菩薩身上打來，窮書生頓起善念，便把自己攜帶的寬大油紙雨傘撐

開，遮在靈官爺頭上，以免被雨淋濕。一會兒雨住了。書生離開了破廟不久，隨着又來了幾個附近村寨的居民，也在此打尖，發現靈官殿中到處都是濕漉漉的，惟獨菩薩座側四週，竟沒有被雨跡象，一定是法身顯靈的關係。這一驚人神蹟出現，消息就不脛而走了！許多善男信女，無論遠近，自動自發的踴躍捐獻；於是廟宇擴大，金身重塑；香火從此自然一天比一天的旺盛起來。曾經倒楣多年的靈官爺，一旦發跡了，飲水思源，對這位好心腸的窮書生，當然要給予重重的答謝。因而一連三夜託夢給他，再四囑咐他，在某日天剛破曉時候，一人獨往所住村子的左側溪河拱橋下守着。注意上游漂流下來的東西，如有一個尺把來長的硃漆木盒，就立刻將它撈起，帶回家中，千萬不可讓人知道；必須等待睡醒前，關上房門，獨個兒打開來看，一生的榮華富貴，都貯藏在這神秘的盒子裏，窮書生雖不免疑信參半，卻仍然依照靈官爺的吩咐去做。

果然木盒拿到了手，於人不知鬼不覺的三更夜半，打開了盒子，裏面竟然裝的是一具甚為新鮮的男性生殖器，他百思不得其解，難道靈官

爺會尋他開心嗎？為什麼送這麼一套玩意兒？三次都在夢中說得清清楚楚，爲了答報他的善行，菩薩豈可言而無信？心裏雖則嘀咕，但看盒中的事物，居然與自己的活兒，長短大小，一模一樣；他被強烈的好奇心所驅使，不知不覺的將內袴解開，順手拿着試比一比，說也奇怪，那玩意兒竟忽然從他手中脫出，飛進胯下，整整齊齊分毫不差，和自己的性器排成一對，斯文的窮書生，此時此刻已變成雙槍悍將陸文龍了！猝起的變化，使他手足無措，千方百計想把它拉掉，可是根深蒂固，徒勞無功罷了。他在驚羞交併之下，最初獨自生着悶氣，守口如瓶，不敢向任何人透露

個中情況，但久而久之，總無法保密，慢慢地便爲少數至親好友傳開了。

一天深夜，突然由京中來了一隊緹騎，不由分說把他從睡夢中拉起，押上了專車，風馳電掣般的解進了皇宮內院；經過內侍檢查之後，果然是當今皇上皇后，年來祕密派人所物色的「雙槍」乘龍快婿。原來今上有位公主，生得聰明美麗，深得父母寵愛；不料及笄的那年，忽然生了一場大病，生理方面，竟起了奇特的變化。通往世外桃源唯一之路的秦人洞，居然自動的開闢爲二個了。鱗次櫛比，大小深淺，亦絲毫沒有差異。公主遭此突變，憂心忡忡，幾乎要尋短見。

不久卻夢見靈官菩薩，

告訴她不要煩惱，天作的佳耦就在某某地方。

於是公主把此悄悄消息稟明皇后，皇后轉奏皇上，暗暗傳下聖旨，訪查明白窮書生的情況。所以一夜之間，便被「強迫中獎」。成爲東床駙馬。不用說，紅漆木盒中貯藏的榮華富貴，從此便降落到窮書生的身上了。

那地方的人士，得知此事的來龍去脈，人人都爲之艷羨不已。竟然又出一個廿開外的楞

小子，卻異想天開，一人偷偷跑到香火旺盛的靈官殿，等到天要下雨的時候，把菩薩神座頂上的瓦片掀掉，看見大雨降下時，也擰開大油紙傘，遮蓋在靈官爺頭上。然後就獨資將廟宇重加修裝粉刷，氣概比以前更見雄偉。因之菩薩夜裏照樣託夢給他，照樣從溪裏撈得珠漆木盒。照樣盛着一條不長不短，不小不大和他身上所長的事物，絲毫不爽。唯一不同的只是氣味似乎有差別。略帶有洋人的葷腥體騷，楞小子打開盒蓋，剛把鼻子湊近去嗅一嗅，那玩意兒竟飛出木盒，不倚不偏的與他準頭接合了，倒掛在臉上，如大象的鼻子一般，若要取掉，非送命不可。湖南人罵人無能而又硬充好漢的一句歇後語：叫做鼻子上掛馬卵——充象。康梁師徒因爲當時的英、日帝國，稱霸世界，是由於實行君主立憲政體的成功，中國如要富強，非效法英日的君憲不可，所以保皇黨人擁護載滌革新運動，不啻東施效顰，與楞小子步窮書生後塵，追求榮華富貴，結果成爲鼻子上掛馬卵那一號的悲劇人物，又怨得誰來呢？

水月題辭

過去大陸上的和尚與尼姑，卻沒有像日本、韓國、中南半島以及本省這樣，許多佛門弟子，有「同居共參」的方便。和尚修行的地方，大都稱之爲寺或廟。尼姑出家之處必須在庵堂。但因歷代「有道高僧」層出不窮，加以佛法無邊，和尚常得交結達官顯宦，甚至於使高高在上的皇帝，也成爲佞佛的信徒。所以自來名山巨剎，雄偉的叢林禪院，都爲男性和和尚所占據了。至於尼庵



葉德輝 (1864—1927)

湖南長沙深受人們尊重的學者葉德輝遺照。

的建築，大多因地制宜，格局比不上和尚廟宇巍峨。

民初長沙湘潭兩縣交界地方，（不是紅蓮寺）有一座小尼姑庵，主持心如師太，禮佛虔誠，立下宏愿，要在她有生之年，一定要把這座庵堂擴建起來。經過幾年的托鉢募化，贏得不少信徒的慷慨解囊，居然將一座小小水月庵，竟拓展成為規模闊大的禪院了。因為仰慕葉先生的名氣大、學問好，便恭請他來題辭，想藉名流手筆為佛門大增光彩。大先生早已耳聞這個庵堂，有好幾位妙齡姑子，頗能一本慈悲為懷，普渡衆生的善行，廣結「良緣」。因此，大先生就欣然以集句的方式，在山門、大殿、佛堂分別為之題下幾則絕妙好辭。

第一道山門：橫額題「第一洞天」。門聯上首為「鳥宿池邊樹」，下聯為「僧敲月下門」；第二道大殿橫額題：「慈航普渡」，兩旁楹聯上為：「藍水遠從千澗落」，下為：「玉山高並兩峯寒」；第三進佛堂橫額題為：「極樂世界」，上聯為：「雲無心以出岫」，下聯為：「鳥倦飛而知還」；三則題辭和集句，都有出處，大先生不負戲弄尼姑之責。因為，山門的聯語，是中唐時代，賈島初為和尚，在長安青龍寺掛單，苦吟得來的名句。據說「推」「敲」二字，還經過韓愈指點一番，才定稿的。大殿的聯語，卻是盛唐詩聖杜甫的近體七律，藍水藍橋護關遇仙，為釋道普遍傳播的故事。玉山則為西王母所居之地，都與佛門扯得上淵源。至於佛堂的集句，乃是摭自陶潛的歸去來辭。田園詩人，淡泊名利，退隱

山林，與出家人拋棄紅塵，遁入空門的宗旨，是殊途同歸不謀而合的。

葉德輝天資聰穎，秉賦過人，至其才思敏捷，更不是一般人所能望其背項。他生平毫不諱言男女媾合之事，「飲食男女，人之大欲」。是人類有生俱來的本能要求，只要大家拉下偽道學面孔，赤裸裸的說出來，就見怪不怪了。所以他在校刻的許多書中，最有名的雙梅影閣叢書，竟把御女經、交歡大樂賦、雜事秘辛蒐集在內，公開印行，不稍矜飾。水月庵題句，也有人指摘過，他卻認為是述而不作的陳言，值不得大驚小怪。

我們依照進入庵堂，拜佛參禪的順序來看，聯語安排得極為妥貼，沒有什麼不對嘛！可是細加玩味，一幅坦蕩裸裎，大參歡喜禪的旖旎風光，已躍然于字裏行間了。非葉氏的才思，何能臻此哩！

靈感之源

清末民初的讀書人，穿著方面，大都是長袍大褂，單夾皮棉，四季分明。葉氏家資鉅萬，綾羅綢緞，當然可以隨心所欲的備置，具有「不虞

匱乏」的優越條件。可是葉大先生對於洗澡洗腳（湖南人用小木桶放熱水，于睡前洗腳的習慣，不分季節，普遍的實行）。葉氏認為不宜做得太多，有傷元氣。所以他三兩個月不洗濯，已成家常便飯，不算一回事。冬季到臨，他就命人在那寬大方正的書房裏，裝設一個大木桶，距地面二尺多高，在桶內鋪一層厚實的小方格子，下面備置白炭爐火，將書桌和虎皮太師椅移放其間，以供讀書寫字之用。

葉大先生，每當這種場合——在桶內看書寫字時，喜歡把他那雙襪子和包脚布，統統脫掉，由于那桌子下面熱氣逐漸蒸發，腳趾中的垢膩與蒸發的汗氣，慢慢地起了「昇華」作用，尤以趾丫間蘊藏最為豐富，大先生便空出一支手來，猛力揉搓，把脫下的汗垢，搏成龍眼大小般的：「十全大補丸」，將它湊近鼻孔，狂嗅猛吸，據說這樣的刺激腦神經中樞之後，便可以使靈感頓啓，文思泉湧，佳辭麗句，隨着筆尖自然汨汨而來了。葉氏才思過人，此一客觀因素亦不能等閒視之也乎？！

海天感舊錄

喬家才著
定價肆拾元

要目：戴笠將軍策反奇勳，戴笠將軍感人情的故事，山西光復前後，黃埔當年鐵與血，從羊城暴動到西子風波獄，考城戴秋陽，西安事變外一章，五百完人史詩三篇，楊立奎獨力鬥學聯等十篇十餘萬言，內容精彩，百讀不厭。郵撥一四〇四四號。